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从没有午睡的习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村里家家户户栽烟叶。午饭后,父亲并不休息,总是挟一捆烟叶,坐在大门过道里或是堂屋门槛旁拣烟叶。地上铺着塑料布,父亲赤脚坐在木墩上。西间地上散放着一大堆没拣的烟叶,东间床板上垛着用破被单包裹的已拣好绑成把的烟叶。整个夏天,堂屋里都弥漫着呛喉咙眼儿的烟草味。每当我午睡醒来,总是看见父亲坐在门槛旁,仔细地分拣烟叶。

麦忙季节,午饭后,我又累又困,刚躺下睡一会儿,便被父亲叫醒,催着去翻场。我极不情愿地戴上草帽,拿湿毛巾搭在脖子上。父亲给两头骡子上好套,要打场。打麦场里摊了一地的麦秆,麦场边垛着一垛小山一样的麦子。打麦场南边便是树荫,凉风阵阵,如果此时能够睡在树荫下,那真是神仙般的享受。但此时我必须站在烈日下,拿着铁叉翻场。趁着日头毒,父亲赶着牲口打场。两头骡子低着头,并排拉着石碾,从麦场的一边开始,一圈

铁水牛 2 午睡

(外一章)

■唐运华

挨着一圈,一圈收一圈放,最后又回到起点。场北边是一小片菜地,有大葱、茄子、辣椒等,宽大的笋瓜叶、南瓜叶上落满了麦糠。

小时候我感觉从没有睡够过,什么时候能大睡一次,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午后睡得正香,父亲便催促着“快起来,下地打烟叶”。七月的午后,屋外日头正烈,像火窑一般。父亲已经绑好了架子车,准备下地。我把褂子放到水盆里浸湿,穿到身上,湿衣贴着脊梁,不一会儿便被晒干。我不情愿地跟着父亲下地,我恨父亲的残酷,但走到田间小路上时,见田里已经有人在劳动。宽大的烟叶有几尺长,在烟垄里互相交叉密不透风,人蹲在烟叶地里,非常闷热,汗水扑嗒扑嗒直滴,不一会儿便要拧一次毛巾,眼睛被汗水腌得火辣辣地疼。

算起来,我已经很多年没和父母住在一起了。现在老家不再栽烟叶和棉花,农活也少了。已经年迈的父亲每天午后无事可做,仍然没有午睡的习惯。

暴雨

小时候的每年暑假,我的固定工作是给家里的骡子割草。

那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带着箩筐刚走到半路,天色忽然暗了下来,只见贾家坟南边的田野上空积了黑压压的乌云,正气势汹汹往这边赶来。乌云中仿佛隐了千军万马,刀枪如林,人喧马嘶。刚才还明亮的天空霎时暗了下来,仿佛有一场大难就要降临。田野里正在忙碌的人们忙放下手中的活计,惊恐地拉着架子车小跑着往家赶。

楼上楼下

■王天瑞

老田住五楼。老田下楼走到四楼,看到西户大门上贴着一张“劝告书”,内容是:新来的邻居,你家的小狗连续叫了三天三夜,是不是疯了?如果疯了,咬了人,人也疯。即便小狗没疯,也会在你屋里传染狂犬病。三楼邻居老牛劝告你,赶快和小狗说“拜拜”吧!

老田知道,老牛的失眠又犯了。犯了失眠的老牛,精神上遭受极大痛苦,成夜成夜睡不着觉。为了消磨时间,他有时打开灯看会儿报纸,有时关了灯数会儿数,熬来熬去熬到天亮,天亮以后就更睡不着觉了。别看失眠病不大,还真折磨人。

老牛原住市里万金园小区,因为小区临着人民路,路两旁有初中、高中、医院、菜市场,商铺一个挨一个,路上车辆成灾,一到放学时间,喇叭那个响啊,嘀嘀嘀,嘟嘟嘟,惊天动地,震耳欲聋。住在嘈杂声的旋涡里,不失眠才怪哩!老牛只好随儿子一家搬到东新区的新欣花园。

新欣花园是个新建小区,三面靠山,南面临河,小区里鸟语花香。老牛搬来后,吃得饱,睡得香,没过多长时间失眠就好了。可最近,老牛的失眠又犯了。四楼西户房主把房子租给了师范学院的一个黄头发小青年。小青年喂条小狗,他在家时小狗很老实,他一离家小狗就汪汪乱叫。中秋节放假,小青年外出旅游三天,小狗连续叫了三天三夜,叫得满楼嘈杂混乱。老牛的失眠咋能不犯哩!

老田把“劝告书”揭了下来,对老牛说,我正准备和小青年谈心理,劝劝他好好读书,不能因为家里富有就虚度光阴。

星期天中午,全家人都去公园了,老田备好一桌饭菜,把小青年请了过来。小青年惊得目瞪口呆。老田说,咱这个单元,我家搬来最早,对晚些搬来的,我都要请吃一顿饭,说说话,熟悉熟悉,邻里之间嘛,就是一家人。小青年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楼下的小狗叫了起来,汪汪汪、汪汪汪……

老田让小青年坐下。老田边斟酒边问,

起风了,冷飕飕的风吹到身上,让人直打寒噤。玉米苗被吹得俯下腰,泡桐树、杨树也弯下腰,树枝在狂风中拼命舞动,扑嗒扑嗒从树上落下很多细小的干树枝、树叶,土路上的碎麦秸被狂风高高卷起。

从远处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由远及近,非常急促,越来越清晰。是雨声!这更增加了路上行人的惊恐。天色阴暗,如近黄昏,忽然,“咔嚓”一声,一道弧形闪电从天际划过,仿佛用鞭子把黑色天空抽开一道明亮的缝隙。

雨来了,骡子和羊还拴在院子里,要赶快回家。

暴雨像醉汉出酒,终于忍不住倾泻而下。我迎着雨点往家跑,被淋湿的衣服紧贴在身上。推开大门,只见骡子被淋得水汪汪的,正围着木桩打转,拼命想挣脱缰绳,再晚一会儿木桩非被它拽倒。拴在枣树上的老水羊咩咩地叫着,声音凄惨尖厉,传出去很远,一副受难的样子。

虽然老水羊叫得非常凄惨,但我得先去牵骡子。骡子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十五六亩田地全指望它耕作呢,我每天下午割草、淘草、铡草,全是为了它。拴在桩上的绳结被骡子拽成死疙瘩,怎么也解不开,我急得冒火,恨不得踢它一脚。终于解开了,骡子连跑带蹦地冲向牲口棚,我差点儿被带倒在地。

把骡子拴上槽,我冲进雨里再去牵老水羊。怀有身孕的老水羊肚子鼓着,伸长脖子朝向羊棚,我刚解开绳子,它一点儿也没有“淑女”的矜持,急不可耐地冲进羊棚。

天空像被捣了个大窟窿,暴雨倾盆而下,透过雨幕,我看到村人一蹶一滑地往家跑,都被淋得像落汤鸡。

你租这套房子每月多少钱?小青年没有回答。老田说,我们这房子是 140 平方米,租金最少也得 1000 多元。小青年不想回答。老田又问,你买这条小狗花多少钱?办养狗证没有?检疫没有?小青年没有回答。老田说,你遛狗时我见过,你的小狗是德国黑贝,估计最少也得 2000 多元。小青年不想回答。老田说,也许你家条件不错,很富有,但很富有也要注意节约,国家最近反复讲节约,我们每个人更应该讲节约、讲节俭、讲节省,现在你还是个学生,不能贪图享受,要好好读书,毕业了你还教教书哩!你还要带学生哩!楼下的小狗一声连一声地叫,汪汪汪、汪汪汪……

老田说,来,喝几杯吧。小青年端起酒杯一饮而进。突然,有人敲门。老田赶紧开了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位老人,裤管高卷,背心湿透,花白的头发支棱着。老人看见小青年,勃然大怒,我可找到你啦!小青年惊慌失措,不由叫了一声“爹”。老田一愣,恍然大悟,笑了,说,老大哥,来来来,喝酒,喝酒。楼下的小狗歇斯底里地叫,汪汪汪、汪汪汪……

老人坐下来,停了一会儿,对老田说,这孩子开学来时,我给他准备的钱,能用一学期,可刚过一个月,他就打电话,说没钱了,叫送钱来。我卖 1000 多斤小麦,得 1000 多块钱,就赶来了。我为省几个车费,就骑着自行车,跑 500 里路,整整跑了一天一夜。老农民弄钱不容易呀!可我到学校一问,他同学说,他不在学校住,说他又租房,又玩狗,还跟什么“驴友”一起去旅游,败家子儿啊!老人的泪水流了下来。老田对小青年说,从明天起,你把房子退了,把狗卖了,立即回学校住。你往后生活上有了困难,就来找我,我可以帮帮你。楼下的小狗越叫越凶,汪汪汪、汪汪汪……

小青年望着苍老的爹,哭了。

老田说,来来来,咱们有缘相见,喝酒,喝酒!

诗歌

漫步

■路雨

在这条路上
反反复复
走了四十多年
我熟知它每个微小的细节
每一步都镌刻在记忆深处

起先
父母牵着我的手
每天从不间断
在这条路上
从这头到那头

路边的小草
唯恐被人遗忘
总是顽皮地
伸出纤小的手
用指尖偷偷触碰我

漫过田野的花香
来自大地和生命
来自母亲打开的身体
最早把春天的温暖带给我
让我陶醉和流连

我仰望着天空
每一颗调皮的星星
夜空中瘦了的弯月
还有从身边经过的风
都那么熟悉

后来
我和爱人挽着父母带着孩子
在这条路上
无论春夏秋冬
从这头到那头 其乐融融

现在
我挽着爱人
抛开了白天的喧嚣和繁杂
感受着彼此的温暖
依然走在这条路上



秋夜喜雨

■马朝辉

秋雨从昨夜启程
淋湿今晚蟋蟀的喉咙
吐出口大口口的凉气
穿透绿窗纱,跌进
寂静深衷的梦里
夏与秋的界河划在天空
夏在南岸,秋在北岸
风一过河就被染凉
雨一过河就被浸冷
一下隐没了三个月的时光
我在三个月后,张望
旧事如天远
比如夜雨涨秋池
比如夜色凉如水